

偷渡者

朱 伦 著



I247.5

2612

3

BK60 118

偷渡者

朱 伦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沈阳



B 424420

偷 渡 者

Touduzhe

朱 伦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新 华 书 店 上 海 发 行 所 发 行

上 海 印 刷 十 二 厂 黎 里 分 厂 排 版

商 务 印 书 馆 上 海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9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25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5,000

责任编辑：唐 纪

封面设计：小 青

责任校对：叶惠钧

ISBN 7-5313-0063-X/I·60

统一书号：10158·1156

定价：2.5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揭露现代香港黑社会内幕的长篇小说。

七十年代中后期，活跃在东南亚地区的香港黑社会高级智囊铁纸扇，闻悉新界边境出现偷渡潮，立即返港布网。与当地女霸头母蜘蛛陈阿彩一起，拦截大陆来的偷渡者。小说以此为背景，以落网偷渡男女的可悲命运及他们在魔鬼扭曲状态下产生的奇情为主线。揭露了香港黑社会边境“打蛇业”等偏门生意的种种罪恶内幕及雌雄大盗的狰狞面目，并刻画了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帮规、行话和香港豪绅巨贾的骄奢淫逸。

小说语言流畅，笔力苍劲，构思颇具匠心，读后发人深省。

楔 子

友人刘君，久居香港，常因工作来内地。在上海下榻时，我们促膝长谈，常常至深夜。他告诉我现代香港黑社会的许多内幕，特别是边境地区令人触目惊心的“打蛇业”。

边境偷渡的高潮时节，正是“打蛇者”发财的黄金岁月。香港黑社会的许多组织在边境布下了重重罗网，将拦截下来的偷渡者当作“人质”，黑枭们纷纷获得了天文数字的财产，香港人却被弄得鸡犬不宁，苦不堪言。

我听着，时时冒出写小说的念头：这是多么奇特的小说题材啊！不写可惜了。

合该有缘。一年多前，刘君突然来沪，说已应美国某大学之聘，将改行任教。他说，他在香港采访过不少的偷渡者，及一些“金盘洗手”的黑社会大阿哥，都记录在笔记上，久已有将偷渡者的厄运写部长篇小说的愿望。只是年近花甲，事务繁杂，现又将赴美任教，他感叹自己易地易行，工作、环境、业务一切要从头开始，写小说怕只能是遗恨了。

刘君赞我年轻，嘱我完成他无力完成的事业。他将一个采访本和一捆资料送我，谦称只是提供了一些建筑文学之宫的“砖瓦”而已。

刘君的笔记，是实实在在的采访记，时间、地点、人物、细节，详乎其详、真而且实。但小说需要艺术概括，需要虚构、提炼需要将这些原始素材化为形象。本人自知缺乏经验，

无法胜任。刘君的材料一直在我书桌里“沉睡”着。

八个月前，弟弟要结婚了。未过门的弟媳是个漂亮的姑娘。她在医院里工作，新房将设在我家。全家喜气洋洋，万事齐备，只待佳期。可就在结婚前几天，弟弟突然收到了新娘的一封信，说她前往外地实习，要求延缓婚期。新郎只好耐心等待，但久候无息。到单位查询，得知并无实习一事。

新娘失踪了！后来从她的一个小姐妹处了解到，她跟了一个港商，走了偷渡之路。

我震惊之余，创作冲动萌起，感到有责任完成刘君的嘱托，将内地人不太知晓的香港黑社会内幕公布于世。于是在感慨和愤懑中找出材料，工作之余，日夜兼程，完成了这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但愿它能唤醒我弟媳那类的年青人。

目 次

楔子.....	(1)
---------	-------

上篇 黑社会在边境行动

一 高级智囊返港布网.....	(2)
二 女霸头松林设下了毒蛇阵.....	(7)
三 一对恩怨交加的雌雄大盗.....	(15)
四 落网者的甄别与拍卖.....	(22)
五 铁纸扇走得太早，母蜘蛛发现国宝.....	(30)
六 云谲波诡的讹诈骗术.....	(39)
七 无奇不有的“黑道生意”.....	(46)
八 铁纸扇赌档大施“勾魂招”.....	(59)
九 偷渡客走向黑色大本营.....	(68)
十 “香港名流”坐卧不安.....	(78)
十一 秘密组织帮规森严.....	(87)
十二 新丁“卧底”进入大公馆.....	(92)
十三 巨贾“投错庙门拜错佛”.....	(96)
十四 父子相认，隔墙有耳.....	(108)
十五 彩龙刚眼引出的风波.....	(113)
十六 罗湖车站扒手交战.....	(120)

- 十七 一个落魄女子的最后自白…………… (126)
十八 伏在盘山公路上的金牌杀手…………… (133)

中篇 偷渡女之泪

- 一 秘密夫人上门来…………… (142)
二 宁养败家子，莫生蠢纯儿…………… (147)
三 南洋来的“白领丽人”…………… (154)
四 姑娘的心，一层纱布都不包…………… (159)
五 “新娘潭”的启示录…………… (167)
六 “猫酒店”和名女人…………… (174)
七 奇怪的“监护人”…………… (181)
八 黄浦江畔结情谊，黄埔港上两分离…………… (186)
九 “东方花园”中的陷阱…………… (196)
十 美女蛇现形…………… (203)
十一 最美丽的野鸟…………… (209)
十二 小老婆和小白脸…………… (224)
十三 洪帮演法又一幕…………… (233)
十四 私家侦探的伎俩…………… (238)
十五 越南难民潮中的“内幕新闻”…………… (242)
十六 铁纸扇的绳牵线引…………… (247)
十七 巴黎艳遇的悲剧…………… (258)
十八 她被魔鬼扭曲了…………… (262)

下篇 来自高楼的冷枪

- 一 香港的新潮卖花女…………… (272)
二 和尚戴上头套，成为翩翩舞客…………… (282)
三 破庙里传出的惨叫声…………… (290)

四	一个生还者的玫瑰梦.....	(297)
五	警方破获的大案却是花钱买来的假案.....	(303)
六	香港特警队的情报.....	(314)
七	看门人和卖花女的离离情思.....	(320)
八	艳丽的哥罗芳手帕和豪华赌档的覆灭.....	(332)
九	卖花女之哀.....	(344)
十	澳门小别墅的“鸿门宴”.....	(352)
十一	稀世珍宝送进当铺之后.....	(361)
十二	黑十字风球的争夺.....	(367)
十三	象种瓜种豆一样的种金种银.....	(376)
十四	在蒙着神秘面纱的九龙旧城里.....	(385)
十五	黎明时分的反恐怖之战.....	(396)
十六	勒马洲上的悲剧.....	(404)

后记.....	(410)
---------	-------

上 篇

黑社会在边境行动

一、高级智囊返港布网

香港境内有座少见的针叶松林，紧挨深圳河，蜿蜒数英里。一棵棵针叶松节峻荫浓，峨然笔立，林内藤蔓牵绕，绿草如茵。入晚，夜虫鸣叫，怪鸟扑翅，山猪游蛇客串光顾，特别是树根树梢挂满了蜘蛛，密如珠帘，静候着自投罗网的猎物。

这是一个月黑之夜，远山、近村、丛林、土丘，全都处在朦胧之中，靠着淡淡的幽光，还能分辨出松树林深浅不同。在针叶松林的上风口，站着四、五十岁的一个中年男子，他皮肤黧黑，身材瘦小，肌肉充满着弹性，满脸精悍之气。此刻身穿一件短衫，半新不旧，领子敞开，手握一架军用望远镜，向深圳河对岸眺望着。他姓铁，是香港黑社会组织的一个“纸扇”，“和记”某堂口的一个军师。

香港黑社会组织众多，内部还有许多堂口，但无论什么组织，等级分明，最高的是香主，负责堂口的是二路元帅，下面是红棍（打手领班）、纸扇（军师）、草鞋（小头目）以及最低一级的四九仔。这个纸扇在黑组织内职司虽然不算高，但由于足智多谋，诡谲异常，是“老千”（骗子）这一行中的顶尖人物，常常领一帮喽罗远征海外，其能量和声望大大超过普通纸扇。

按香港人的习惯，应称他为“纸扇铁”，可他喜欢别人叫他“铁纸扇”。大概，是他认为自己非但刚柔相济，多谋善断，

而且刚大于柔，断优于谋吧。

“老千”这一行当，在黑社会中又称为“老撇”，与明火执杖的罪恶活动相比，它是较为斯文的一种。其方式方法，是斗智、斗法，以智谋及手段取胜，不象黑社会其他罪恶活动，动辄使用暴力，置人死地而不顾。他们一般放的是长线，钓的是大鱼。由物色对象—酝酿—实施—转弯抹角—大功告成—金蝉脱壳(术语称“退牌”)，全部活动都是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在“遥控”中进行。然而现在一个老千赤膊上阵，他跑到紧靠着边境的这座松林里来，静候的是什么呢？

铁纸扇到这座松林之前，正在曼谷放长线，安排了一个“天仙局”，准备钓一条大鱼。他同香港一个号称“神仙手”的文雀(扒手)是老朋友。香港的文雀有上海帮和本地帮之分，上海帮里潜龙伏虎，不乏奇诡之材。这个文雀是上海帮中的高手。目前他到曼谷度假，为炫耀本帮神力，拿出了许多珍贵的首饰、项链，其中有插戴、戒子数十件，有一个莲形耳坠片引起了铁纸扇的兴趣。这片耳坠近乎足赤，图案精巧，背面刻有“宣德九年”，凭着铁纸扇的阅历，一眼认出了这是属于三十年前在港澳地区失踪的一批稀世珍宝，这批珍宝是明代数朝后宫首饰，价值连城。铁纸扇为了它，追寻了半辈子，不期在这里相遇。他连忙追问这片耳坠是怎样弄来的。

这个文雀依稀记得这片耳坠的物主是个四十上下的贵妇人，从她手袋里窃得。铁纸扇不满足，一定要他再提供更详细的情况。那文雀苦苦回忆了一夜，说这个贵妇人似乎面善，那时她正同一个太太吹嘘，说她有一片明代耳坠，对方问她哪里来的，贵妇人说是自己丈夫从一个女佣处意外发现的。那女佣自大陆来，最初给了她一些钱买了下来，可后来那女佣吵着要把耳坠赎回去，说这是她丈夫的，他丈夫也要到香

港来，打不出护照就偷渡来，没有了这片耳坠难交代……

文雀的话，引起了铁纸扇的长久深思。二十年前，在雅加达，他手下的一个四九仔也从一位自大陆来的华侨妇女身上窃得一枝梅花金钗，同样是属于这批稀世珍宝的，现在莲形坠的拥有者也是来自大陆，这是偶然巧合吗？这批稀世珍宝失踪的“百慕大三角”，看来不一定在港澳，也有可能在大陆。

他听说坠片的原始物主、女佣的丈夫要偷渡来港，不觉动心了，这可能是发现这神秘的“百慕大三角”的一个途径。更何况，在香港“边境打蛇业”（拦截偷渡客）是极有油水的偏门生意，大有一枝独秀之势，那时的深圳河不象今天那样插翅难飞，还是主要偷渡途径之一。时不可失，机不再来，铁纸扇中断了刚刚“布阵”的诈骗活动，带领十余喽罗，匆匆赶到离边境最近的针叶松林“狩猎”。

动身之前，这位文雀曾警告过他，香港经营打蛇业的，听说是个非常厉害的母蜘蛛，要他当心。

铁纸扇微微一怔，但又笑了。

他对香港的“蜘蛛世界”太熟悉了。香港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蜘蛛有近百种，其中的“巨无霸”就算是黑蜘蛛了。这种黑蜘蛛母的身长五公分，犹如一个黑色的扁鸽蛋，常在树上织网，它十分残忍，凭着自己的身躯弱肉强食，甚至连自己的丈夫也不放过。这种蜘蛛雄的很小，蜘蛛先生的任务只是交尾，交尾之后就被太太一口吞掉。

铁纸扇知道，文雀说的母蜘蛛是经营打蛇业的黑泉，确实厉害。但新界边境未必处处都是她的天下，更何况他自信黑海修炼几十年，已大有神通，就是碰到母蜘蛛也要好好较量一下。蜘蛛先生被一口吞掉的命运决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在深圳河畔，铁纸扇自己虽身穿便服，但他的喽罗却全副武装。他们身穿斑驳的迷彩伪装服，头戴迷彩伪装帽，手执粗大的驱赶棍，涂了驱蚊剂，携带了防毒蛇咬的解毒血清，在松林前沿摆开了阵势，准备拦截非法入境者。

他们的伪装服，是美军越战的剩余物资。不过也很不错，可两面穿的鱼刺斜条花纹布，一面以绿色为主，适用于丛林地区；另一面以棕色为主，适用于滩头狩猎伪装。

当时香港政府还未取消“抵垒政策”，规定非法入境者（人蛇）进入港九市区，就算偷渡成功，否则就要遣返。黑社会人马在边境打蛇，是廿四小时“全天候”的。他们这样做绝非是为了几个遣返费，而是为了扣住人蛇，向他们的在港亲属敲诈勒索。

天空象蒙上了一层黑纱，铁纸扇从带有特殊装置的望远镜里发现深圳河对岸有两个人影在晃动。他们下水了，悄悄向这里游来。“人蛇”！他笑了，为了不至于将他们吓退，他挥了挥手，要站在林外的马仔全部藏身于松林之中，他自己也转身进入林内，突然空中响起一个闷雷，划过一道闪电，铁纸扇驻足不前了，电光使他眼帘里出现了一个“定格”：

一棵老松树，枝若苍龙，奋爪拿空；根似蟒蛇，盘缠交错，裸露的根茎上已坐着两个男女偷渡客，他们紧紧拥抱着，正在接吻。这是一对情侣，一个深情款款，一个芳心可可，他们双眼紧闭，沉浸在偷渡成功的喜悦之中，憧憬着马上将进入一个灯红酒绿、挥金如土的世界。

铁纸扇借着电光，隐约觉得那个女的皓齿排玉，明艳非常。混和着树林中潮湿的腐败松叶气味，他象吸纸烟一样品味着……

他溜出了松林，打了个指响。

很快三个“打蛇客”悄悄地绕了过来。

俄顷，三根粗木棍齐下，一时枯叶与败枝齐飞，脑汁共血浆一色。那个男的连哼也不及哼上一声，就上西天去了。女的还浑然不觉，直到热呼呼的血浆流到面颊上，弄成个大花脸，才睁开眼睛，一看魂飞魄散，站在面前的是一群身穿迷彩服的凶神恶煞，自己的情人已渐渐僵冷下去。

“啊……”她发出一声凄惨的尖叫，突然嘴巴被强力捂住了，被塞进了一团什么东西。三个打蛇客将她按倒在地下，正欲施暴，忽然林中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一位矮个子、浑身湿漉漉的年轻人，捡起了打蛇客扔在地下的木棍，一棍下去，将前面那个行凶者打昏，抽回棍子来不及了，他趁势将棍子对准另一个面部一捅。大概是捅伤了对方的眼睛，痛得他捂着脸哇哇乱叫，剩下一个眼快手捷，顺手抓住了木棍的一端，硬是夺了过去。正要狠狠反击，想不到这矮个子反应敏捷，一个侧身，如游蛇出洞，似山猫上岗，眨眼间就转到了第三个打蛇客的身后。他出拳奇快，一拳甫发，次拳又到，拳拳都在“下三路”的要害上，居然把那个大个子打蛇客打得爬不起来了。

他，就是铁纸扇从望远镜里见到的两个“人蛇”中的一个。他们踏上新界土地后，正欲进松林，眼见持强凌弱这一幕，矮个子的偷渡客自恃身手不凡，只身打了抱不平。他拖起倒在地下的那个女子冲出了松林，会同林外另外的一个偷渡客，沿着林外小径向另外一端匆匆逃去。

铁纸扇坐在林外一辆私家车里，十分惬意。几天来的边境“狩猎”生活，使他感到甚是疲劳；这个偷渡女的出现，又使他精神振奋。此刻风劲云驰，星月时隐时现，清辉忽明忽暗。铁纸扇觉得自己稳坐钓鱼台。他独自盘算，这女子若有

倾国倾城之貌，那就好极了。因为他在曼谷的诈骗事业，正需要个“女饵”。但是否够格，月黑之夜，吃不准，仅靠着忽闪电光，一眼掠过，他觉得甚有过人之处，把她弄进娱乐圈子，让她成为明星、歌星之类的“摇钱树”，看来还是不成问题的。

叫铁纸扇不快的，是她有一个情侣，而且如胶似漆。这对于他的如意算盘，无论如何是个威胁。

铁纸扇想到对岸两个“人蛇”，下水已有一段时间，正欲招呼另一组“狩猎者”注意搜索，忽然听到了林间传来的一阵隐隐约约的打斗声，扭头一看，发现那个垂手可得的女蛇，竟被对岸两个游过来的人蛇救了出去。铁纸扇气得呼赤赤的，觉得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到了嘴里的肉溜了！他通过对讲机立即指挥另外两个小组人马紧紧追去。

二、女霸头松林设下了毒蛇阵

这座边境松林，地处陆上偷渡者的必经之路，是打蛇业的一块鱼腩之地。在铁纸扇来到之前，这里早就有了属主。主人不是别人，正是那文雀介绍过的母蜘蛛，真是冤家路狭。

母蜘蛛名叫陈阿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母夜叉，也是香港黑社会中的一个女大亨。香港黑社会组织门户林立，十四K、和记、三合会、四大、老联、潮帮……不可胜数，“和记”中又有和安乐、和胜和、和胜堂、和义堂、和勇义、和合图、和利和等十余堂口。母蜘蛛是“和记”一个堂口中的二路元帅，喽罗们简称她“二帅”。

在一般人的眼里，以为黑社会人物都是浓眉大眼，充满

着暴戾之气的彪形大汉，但在香港一地，雌雄大盗携手作案，却屡见不鲜，个别巾帼还胜于须眉哩！六十年代，出现过一“十二金钗”的全女班，陈阿彩便是这个全女班中的二家姐。十多年过去了，姐妹们大都金盆洗手，有的做了归家娘，有的做了老板娘，唯有她“从一而终”，始终在黑海浮沉。当年全女班里，她还是个有几分姿色的女子，可现在四十刚过，发福得连自己也不敢相认了。

这座松林是陈阿彩的聚宝盆。自从新界边境出现第一个偷渡者起，黑社会各个堂口闻风而动，纷纷组织班底，云集边境。他们通过各种关系，申请“禁区证”，建立起一个个指挥中心，然而任何一个指挥中心，都不能与陈阿彩的势力相比。

今天，香港新界地区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村寨，已愈来愈少，可当时还有几十个。许多世纪以来，这些被清水砖墙围个水泄不通的村寨，在高高的山脉掩蔽下，毫无变化。可黑社会无孔不入，他们诱使这些村寨里的“二流子”与他们联合，构成点面之势，四出拦截非法入境者。他们配备了私家车、摩托车，携带着步话机、BB机，在荃湾、青山、屏山、元朗、上水、粉岭等地附近，昼夜不分地象梳头一样一遍一遍地搜索着人蛇。

陈阿彩这个聚宝盆更是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弱肉强食之后“兼并”来的。

这座松林是她特有的专利。现在半路上杀出一群人马，居然在松林上风口布下了一道网，不打招呼就断掉了她的财路。母蜘蛛气极了，她想派人上前去“讲数”，或者凭实力把这帮“异己”吃掉，因为她已发现对方人数不多，只有十来个人左右。